

家有儿女

杨娜

女儿5岁半了,心地善良又活泼可爱,多愁善感却古灵精怪。由于爱读书,无形中积累了丰富的词汇,增强了语言表达能力,也因此常常妙语连珠、能言善辩,惹得大家哭笑不得……

一天晚饭后,女儿突然问道:“妈妈,我为什么姓毛?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吗?”一家人诧异之余纷纷开怀大笑……还没等我开口解释,她又说道:“我不想姓毛了,我想姓马,这样我就会很有钱了。”我不解道:“为什么姓马就有钱了?”“因为马云呀!”她轻蔑不屑的语气里表现出对我无知的不满。

女儿心思细腻,是个会替别人考虑爱操心的孩子,但也因为这个不算缺点的缺点使得她学习不专心,容易受外界环境干扰。记得有一次写作业,她上蹿下跳不认真,写一个字能说三句话,导致要么遗漏,要么错行,气得我摔了本子冲她吼道:“别写了,马上就要被你气死了!”看到我快要发疯的样子,女儿流着眼泪怯怯地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袖子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想让你死,你死了也是我妈妈……”瞬间,我不知道要哭还是先笑,只觉得鼻子一酸,噗嗤一声,咧开的嘴巴却喷出了咸咸的眼泪……

今年受疫情影响延迟开学,很多幼小衔接的知识需要自主学习,居家隔离期间我和老公轮流分科教她,可是复工后,没有了家长的督促和指导,女儿就明显松懈。因此,我狠狠批评教育了她,并假装生气,扬言以后都不管她学习,让她自行规划安排,希望以此起到一些震慑作用。待次日下班回家,老公问女儿有没有学习,她自信满满说:“妈妈说了,以后我的学习自己规划,我规划的今天是学习休息日……”我和老公相视无言,却都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平日里,女儿乖巧又懂事,易惹人怜爱,出于爱的表达,我们就换着各种可爱的、心疼的名词称呼她:“娃娃、小兔儿、屁屁儿、小草莓、小monkey、Amy……”她也听得乐在其中,但我们从来没叫过她“宝贝儿”。可就在前几天,我们家庭大扫除,衣柜门敞开着,女儿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东瞅瞅、西翻翻。我不禁问道:“你找什么宝贝呢?”女儿不假思索答道:“家里就我一个宝贝,我还能找什么宝贝?”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的确,家里只有一个宝贝,就是女儿!

这就是我的女儿,一个磨人的小妖精,她用自己并不以为的幽默,给我们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幸福,多么希望她永远停留在5岁,永远纯真快乐!

(物资集团国际物流沪满分公司)

照片里的父母爱情

张莉

周末,闲来无事打开电视机,那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父母爱情》再一次吸引了我,便想起了珍藏在心里父母的合影,从照片的宁静与美好中体会父母的芳华故事。

那是1967年春节前,母亲去北京看望即将毕业的父亲时,在颐和园的一张合影照。那时的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透着北方姑娘的朴实和真诚,父亲嘴角微扬,目光温和,微微侧着的脸庞上写着“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生经历坎坷,坚强、睿智、正直、简朴、友爱,担当是父亲身上的性格标签。我的母亲是一位优雅大方、认真勤劳的城镇姑娘,善良、谦和、勤勉、精细是母亲身上的性格标签。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母亲相识在蒲城县尧山中学,1961年父亲母亲分别考取理想中的大学,1962年他们喜结良缘,1970年前后他们辗转调入蒲白安家至今。他们在节俭缩食、含辛茹苦中共同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母亲去北戴河联峰山拍下的一张艺术照,照片的上半部分是父亲母亲在望海石边的单人照,下半部分是父亲母亲的侧坐合影。此时父亲母亲已经68岁,他们眼角已爬满皱纹但精神仍很矍铄,一颗平常心,一张微笑的脸,是岁月静好的最美合照。一辈子总是在操劳中的他们,伴随着儿女们的渐渐长大、成家,也有了些许时间回忆自己的大学生生活,尤其怀念着昔日的同窗好友。于是,2002年他们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2006年北师大同学在江西庐山聚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父亲和母亲如约再一起进京参加同学聚会,在秦皇岛、在北戴河、在天安门广场、在颐和园、在曾经熟悉的每一个地方,留下了对往事的眷恋,对人生的感怀。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相牵着手,不离不弃。

还有张照片是父亲和母亲在小区里散步时,一位朋友抓拍到的,此时的他们已经是耄耋之年。照片中父亲和母亲都消瘦了许多,眼角的皱纹和满头的白发见证了岁月的痕迹,但更见证了“有钱难买老来伴”的人生真谛。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区出入严格执行一卡制,看望父亲母亲的次数少了很多,电话的问候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父亲母亲的生活似乎越来越有规律,也越来越有滋味。由于母亲患有老年性便秘,父亲每天都会精心给母亲做好营养餐,果蔬调理+营养搭配+精神疗法。每次去看望父母时,父亲总会津津乐道地谈起他的营养食谱——凉拌菠菜、红烧肉烩菜、午后一个苹果……我在一旁微笑着连连点头。通过近一个月的食物疗法,母亲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父亲的脸上也多了一份宁静与安心。

这便是我讲述的照片里的父母爱情,幸福就是彼此迁就对方,幸福就是一生不离不弃。让我们携着温暖的春风,拥抱当下的美好,因为相信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蒲白矿业公司)



想念一碗饸饹

纪鹏

所有陕西人对饸饹都不陌生,陕北人对饸饹更不陌生。饸饹遍布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在关中和陕北的每个地方都有饸饹,但各个地方的饸饹却又不一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高原山大沟深,温差也大,对农作物的成长也有影响,最适合荞麦生长。陕北地形特点造就了陕北人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由于荞麦的生长周期和生长特点适合在陕北生长,所以荞麦就成了陕北最常见的农作物,荞面饸饹也就成了陕北比较典型的面食,时间久了也就最适合陕北人的味蕾,更是成了陕北人最爱吃的家常便饭。

饸饹面虽是家常便饭,但平时老百姓吃的还是较少。原因是正宗的陕北饸饹靠一般家里的小锅小灶是做不出来的。只有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人手足够才能做出来,比如家里孩子满月、结婚、老人过寿等一些喜事时就会全村人来帮忙压饸饹。所以压饸饹也就成了陕北农村喜庆和欢乐代名词了。

“荞面饸饹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陕北信天游情歌多,这两句歌词就不仅比喻了忠贞不渝的陕北爱情,更唱出了羊肉荞面饸饹的最佳拍档和绵长滋味。但正宗的荞面饸饹好吃不好做。好荞面饸饹要做到“压出饸饹像丝线,煮在锅里莲花转,捞在筷子上打秋千。”所以即使在陕北当地,平时也不一定吃得到正宗的荞面饸饹,但在农村“过事”(指婚丧嫁娶、老人过寿、孩子满月等)时,一定能吃到正宗的饸饹,因为饸饹是“过事”时不可或缺的存在。陕北“过事”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木质的大饸饹床子,横在硕大的灶台上,大锅里翻滚着往饸饹里浇的汤,香味飘满整个村。壮实的后生赤膊上阵,一大盆面被揉得光滑滑润,然后开始压面,勤快的婆姨们忙碌着加水烧火,饸饹面只有经过彪悍有力的后生使劲压出来吃着才筋道有嚼劲,这也符合陕北人的气质。好饸饹必须配好

汤,用大块新鲜羊肉、洋芋、豆腐久煮慢慢熬出的汤最好吃,汤出锅时放一把当地红葱是正宗荞面饸饹的“点睛之笔”,调好咸淡,捞在碗里后再放些绿油油的香菜,就是一碗美味可口的羊肉饸饹了。

现在随着百姓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陕北老乡们吃饸饹也不再是只等“过事”时吃,饸饹床子也由原来笨重的大木制床子逐渐更新换代为袖珍铁质小床子,由原来一村一个转变为一家一个。吃法也不只是“荞面饸饹羊腥汤”这种吃法了。现在用白面、玉米面做的也不少,臊子汤也随着人们味蕾的需求也在逐渐改变,成为“百人百性,百人百味”的吃法了。现在吃饭由素汤饸饹、鸡蛋饸饹、鸡汤饸饹……不胜枚举。

望着窗外花红柳绿,微风沿着窗户吹进来,感受着春天浓浓的气息,我心中默默地祈祷着,疫情尽快彻底结束吧,让小镇恢复往日的喧嚣,我也要上街吃一碗羊肉荞面饸饹去。

(陕焦公司)



梨园春色 黄杰 摄(神渭管运公司)

家的变迁

杨修红

20世纪70年代租房

父亲说,1971年,我们一家人从东北吉林来到陕西韩城矿区。那时矿区一片荒凉,夜晚能听到山上狼的嚎叫,只有山脚下耸立斜井绞车上的大天轮,雄赳赳气昂昂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工业文明。

刚到矿上没宿舍,父亲在矿区西侧5公里板桥乡王峰村农户家租下了一间闲置土窑房,这里成了我们在韩城落脚的第一个“家”。

所谓家仅一间房,一张床,做饭和房东共用一个炉子。半年后,又搬到了和矿区相连的竹园村农户家,这里是我们第二个“家”,与之前相比,房子宽敞了一点,有了煤炉子,冬天还有热腾腾的火炕。

20世纪80年代住楼房

1975年,我家搬到了矿区新盖的窑洞楼房里,结束了租住农村民房的生活。家属区窑洞楼房是用红砖砌成的二层楼,上厕所要到楼下公厕。这些我隐约有些记忆,如今我已不惑之年,记忆更多的事情,要从1983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三个“家”开始。

我家在窑洞二层第四户,有一间半窑洞,大窑洞宽3米,长9米,被一堵墙隔开,分成里外,进了里间,右手门洞里,是另外半间。七口人居住,拥挤程度不言而喻。



彭兴安

一道饭菜,他们说待会儿矿工兄弟们就要来品尝美食……矿山的夜晚看似宁静,却处处充满着爱。

站在高处俯瞰矿区,那每一盏灯都似乎是一个回忆,不知不觉间却发现自己早已习惯了矿区的夜晚,好像昨日才到煤

矿,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了矿上的一分子,夜晚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矿山的夜就是这样,看似表面平静,实则充斥着忙碌的身影。

井下工人们还在辛勤劳作着,对于矿工们来说,井下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

的。挥洒着汗水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块块乌金从井下源源不断涌向地面。他说,今年煤炭效益好,想在城里买套房;他说,今年想挣些钱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上学;他说,等疫情过去了想带着家人去趟九寨沟……井下的角角落落里,到处都有工人们劳作的场景,他们擦拭了汗水向对待孩子一般呵护着每一台机器,在辛苦中耕耘着自己的梦。

从井下出来,外面已是迷人的黑夜。抖落身上的疲惫,去澡堂美美泡上一个热水澡,再去食堂吃碗火辣辣的油泼面,回去食堂吃碗火辣辣的油泼面,回去食堂吃碗火辣辣的油泼面,回去食堂吃碗火辣辣的油泼面,回去食堂吃碗火辣辣的油泼面,这里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挥洒汗水,也在这里收获希望。

矿山的夜总是那么迷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矿山,我们不需要“寻找”光明,因为我们都是采撷光明的使者。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春天的脚步

杨龙

立春之后,蹲在田间地头,隐约能听见藏了一冬的冰雪在土地里滋滋消融的声音。之后的几天,泥土逐渐变得松软。藏在泥土里越冬的种子早就迫不及待想钻出来,感受春的温暖。在泥土的缝隙里,半遮半掩毛茸茸的嫩芽,含着潮湿的地气,终于鼓起劲儿破土而出了。大地慷慨地接收了这个迫不及待的小生命,分它雨露,给它阳光,而它滋润后鼓起勇气顽强地生长,努力的样子让看客感受到春的脚步、生命的欣喜。

随着河水解冻,草木萌发,空中飞舞的风筝多了,柳树的枝条绿了,春天姗姗而至。

惊蛰前后,屋后攀爬在崖上的迎春花带来了春天里第一抹亮黄。如果说之前种子破土而出的默默无闻并没有让看客感受到春的来临,那这成片耀眼的鹅黄已经把春的气息渲染到了极致。看杏花如霞,梨花似雪,桃之夭夭,让你目不暇接,十里春风唤醒了田野里的色彩缤纷,好一个希望的田野。

三月,迎着和煦的春风,雨过天晴踏春乡野,大大小小绿油油的荠菜清香扑鼻。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正艳,零星的油菜花也露出了小黄头,含苞待放……目之所及皆是绚烂,你总想奔跑在田间地头拥抱春天,嗅嗅这朵,闻闻那枝,想把春天的芬芳全都吞下去才满足。

春天在鸭先知暖的江水里,在孩童换上的第一件春衣里,在绿油油的麦苗里,在带着露水抢鲜上市的香椿芽里……

春,带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迈着矫健轻盈的步伐迎面扑来。

(运销集团)

父母年过八旬,耳背,喜欢怀旧。我陪父亲聊天,习惯于趴在他耳边,提些陈年旧事,故意勾起他的回忆,让他不时陶醉在过去的世界里,再滔滔不绝讲述在煤矿生活许多年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租房

父亲说,1971年,我们一家人从东北吉林来到陕西韩城矿区。那时矿区一片荒凉,夜晚能听到山上狼的嚎叫,只有山脚下耸立斜井绞车上的大天轮,雄赳赳气昂昂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工业文明。

刚到矿上没宿舍,父亲在矿区西侧5公里板桥乡王峰村农户家租下了一间闲置土窑房,这里成了我们在韩城落脚的第一个“家”。

所谓家仅一间房,一张床,做饭和房东共用一个炉子。半年后,又搬到了和矿区相连的竹园村农户家,这里是我们第二个“家”,与之前相比,房子宽敞了一点,有了煤炉子,冬天还有热腾腾的火炕。

矿山的夜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夜,但却是我喜欢的夜。

有的人喜欢夜的静谧,也有人喜欢夜的繁华,可是在煤矿待久了,我们才发现,这种繁华与静谧之间的夜亦是那般美丽。

夜幕笼罩,矿山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是它不似乡村的宁静,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它亦不似城市的车水马龙,让人觉得繁花似锦。它来的坦然,来就来的大气。高大的选煤楼在夜色苍莽下显得挺拔高昂,进入矿区的道路时而有车辆通过,还有煤矿工人们昂首出入矿区,夜色中,在他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煤矿工人自信的笑容。

黑夜降临,灯房的大姐还在仔细擦拭着每一盏矿灯,她说,这是我们矿工兄弟的“眼睛”,要格外爱护;洗衣房里的姐姐还在认真整理着每一件衣服,她说明天矿工兄弟们还要穿这“战袍”入井;班中餐食堂里的师傅们还在用心准备每